▲ 1925年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了《中国篮子》，德裔美籍汉学家伯特霍德·劳弗先生（1874–1934）为他在中国长江沿岸及长江以南地区采集的58个篮子（篓、箱）作了详尽的展示，并将其编入人类学设计系列，供编织工艺和设计的研究及鉴赏

在现场

从一门手艺到一种生活方式

◆ 未水

说起篮子，你会想到什么？从不算太久远的儿时记忆，到书本里记载人类文明的故事，多多少少都会看到篮子的身影。从盛放喂养蚕宝宝的鲜嫩桑叶的深口篮子；放妇女盥洗用具的行李篮子；到科举考试中考生放书籍和文具的考篮、放茶壶的暖罩篮子；以及用制篮方法编织而成的奇妙枕头、带有镀金浮雕花纹的篮形箱子。

春节期间，一个名为《上海篮子》的展览，在徐汇艺术馆静候观众。展览以人类学及设计学为切入点，把传统手工艺人的智慧和对设计的理解进行归纳，融合为一次完整的演绎。它提醒着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人，很多优秀的传统手艺在当下社会生态中被或多或少的低估了价值。

篮子携带个人信息

在上了年纪的上海人记忆里，上海的篮子很普通，每日里去菜场买菜都会提上它。《上海篮子》展览所展示的50个篮子（筐、篓），不是古董，也不是收藏品，就是上海近郊家庭中仍然在使用的生活用具，由上海姑娘周祺在一年多时间里，分别采集自本市城内、郊外的30多家小摊、店铺，其中一部分出自上海本地的十多位竹编手艺人之手，一部分则来自上海的周边地区。

2012年9月周祺为自己的新书《上海杂货铺》走访了一些手艺人。其中就有编篮子的师傅。有一回，周祺问一位编篮子也卖篮子的朱师傅，能不能编个“杭州篮”？朱师傅告诉她，“杭州篮”要用杭州的竹子才能编，而且这种篮子都是从杭州进货过来的。周祺想要的这种篮子她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跟着父母去菜场时，最常见的“买菜篮”。如今在上海市区，几乎不会有人拎着篮子去菜场了。

2013年10月的一天，周祺拎着“杭州篮”经过虹口区一条热闹的菜市街，有阿姨投来好奇的目光，还有长辈把她叫住：“你是不是从别的区过来的？”正当周祺惊讶怎么人家一眼看出了自己的来路时，一位阿婆道出了缘由：“我们这边以前买小菜都是用圆的篮子，不太用这种‘杭州篮’的。”还有阿婆索性跑回家拎着他们以前用的篮子来给周祺看，虽然两种篮子都是圆形的，但高度不同，疏密也不一样，编法自然也有不同。一只小小的篮子，竟然能包含那么丰富的信息，这让“85后”的周祺十分意外。

从小喜欢画画，大学里学设计专业的周祺说，自己从小就觉得篮子很好看，也很好用。“我觉得设计是个消费品，不是艺术品，一定要有实用性。这些篮子大多十几二十元的价格，是很廉价的东西，容易被忽视，但是，这些最朴素的篮子却被最早创造它们的人，设计得很实用也很好看。”周祺说家里有大大小小好几个篮子，自己很习惯带着篮子出门。过年过节走亲戚时，也很习惯用篮子装上水果、土特产等出门拜年。

从讨生活到传承文化

在上海的郊区，至今仍有一些传统手工艺人在延续着做了大半辈子的手艺。过去，学门手艺是为了谋生计，如今，那些竹篾藤条承载了更多的象征性。76岁的黄师傅，做了一辈子的手艺活。做笼格、篮子是从祖父母辈一代代传下来的。黄师傅是跟着父亲学会的。上世纪50年代，黄师傅在崇明竹器厂工作，主要做日用品、晒粮食用的笪，以及各种农具，当时，崇明竹器厂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退休后的黄师傅，没有丢掉自己的手艺，平时做道具多，老年大学里的美工画好样子，黄师傅就用竹子搭好架子，再在架子上糊上纸或者布。除了自己做，黄师傅还会教孩子们这门手艺，每周他都要去崇明的小学教孩子们做竹编。

嘉定马陆的王师傅会编四角篮、圆篮、元宝篮、淘米篮，还有织布用的小布篮，筛子以及食堂里用的菜箩编起来也很拿手。嘉定人用的最多的是元宝篮，篮子的造型像个元宝，人们通常带着它去菜场买菜、去地里摘葡萄。

和崇明的黄师傅一样，王师傅的编篮子手艺也是祖传的，用他的话说，父母都是靠这个吃饭的。过去，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编，而且每个人会编的都不一样，基本上，谁都会有那么三四样很拿手的东西。过去，村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编好以后带到集市上去卖。也有人会骑上车，带上四五十只篮子，到十六铺摆渡去浦东、川沙卖。如今，住进了高楼的王师傅早就不用自己出门去卖自己编的篮子了，摆摊的阿姨经常会上门来向他订购篮子、筛子，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人也会来订购，王师傅说，自己常常忙不过来。

▲ 本次展览无论是作为现今部分上海手艺人的生存样本，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手工艺制作档案，共同展示这两次跨越80多年的采集和记录，是为探讨当下上海日常生活、手艺人和设计的现状，提示人们关注渐渐消逝的竹编手艺人曾带给大家的简约的日常生活状态

和有些手艺人入门时要先做学徒一学就是六年不一样，青浦的朱师傅学编篮子的时候，就在师傅边上看着，和师傅一起编，学了三个下午，就算出师了。到了卖篮子的时候，大家摊子都搬在一起，可以互相看到各自做的篮子，再从别人那里讨教些不同的编法。

在华师大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教授看来，诸如篮子之类的传统手工艺是城市文化生活的记忆，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的都市人习惯了用廉价的工业制品——塑料袋——替代篮子，去一次超市、菜场，就提回来若干个塑料袋，倘若算一笔账，一只篮子可以用一年时间，那就意味着，可以少用几千只塑料袋，而换算成‘环保账单’，一只篮子或许能为我们换回十天半月的蓝天白云。”

用设计找到今日节拍

曾几何时，传统手工艺解决了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构建了社会的审美艺术生活。但在工业化的大潮下，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手工艺的立足之地已经越来越少，许多已经灭绝或者说濒临灭绝。谈及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关注，《上海篮子》展览的策展人林清说：“这个意义就好像我们会听新歌，会关注新歌排行榜，会看格莱美颁奖，但是我们同样会关注老歌，会听怀旧金曲。我想说我们国内对很多事物的保育做得不够好，就拿汽车领域来说吧，全世界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大街上有不少老爷车在跑，而中国却没有，到了一定年限的汽车就必须报废，这也就造成汽车文化在国内永远是缺一块的，永远是不完整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大量保育工作，来保育我们的文化。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

编篮子、簸箕是传统手工艺；塑泥人是传统手工艺；做手表也是传统手工艺。不同的是，编篮子、簸箕的手艺会的人越来越少，泥人已经进入了博物馆，而瑞士的手工制表工艺则在工业产品泛滥的今天越发受到追捧，成为时尚和品位的标志。

在掌握一门传统手工艺让人羡慕尊敬的时代，手工艺人们会根据需要自己对产品进行设计、调整，比如，不同地区使用的篮子大小、深浅、造型都不同，使用的竹子的种类，劈篾时的方式各有不同，都是围绕着最后那件产品的实际使用进行的，每一处细节都契合着生活所需。要让一门手艺一直“活下去”，契合当下的生活所需，是最要紧的事情，昔日的手工艺人们的手艺，若嫁接上懂得当下生活的设计师们的设计，也许，可以帮助传统手艺踩准时代的新节拍。

迷你上海为城市代言

城市旅游纪念品既要体现其品位、历史文化特色又适合携带，年轻设计师们正用自己的设计和创意来取代那些印有豫园、东方明珠、外滩等景点图案的丝绸手绢、T恤衫、丝巾、相架、扇子等让人厌烦的旧物。

上海是一座独特的城市，许多人都把她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散落其中的一栋栋精彩历史建筑，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诠释着上海华洋合璧，中西荟萃的文化特质。

PHAIdesign选取在上海近现代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建筑和景观，运用金属蚀刻片的形式将她们还原成MiniShanghai系列金属微缩模型。通过简单的拼装，一栋栋精彩的历史建筑，就能成为一道道掌上的迷人风景，而这一亲手折叠的过程也给观者一份更为真实的直觉体验拉近与上海的距离，并亲历久违的“手工喜悦”。随模型附赠的信封更能让游客们在上海将自己心中的上海寄送友人。

MiniShanghai第一系列包含“外白渡桥”，“外滩汇丰银行大楼”，“石库门”和“南市发电厂”，同时更邀请到著名艺术家丁乙，著名文化人、设计师姜庆共，著名导演舒浩仑及著名媒体人顾青四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为产品出镜，拍摄视频短片讲述他们与上海的故事。

特色旅游纪念品，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一个符号，也是城市的名片。因为游客带走的不仅是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缩影，一个与当地文化艺术进行交流的中介。

（瑶瑶）